

網際網路與社會運動：一個虛擬社會運動組織形式之初探

許傳陽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在一個數位傳播的時代中，社會政策的行動者(policy actors)使用網路影響政策過程的例子，愈來愈多，本研究試圖從社會運動組織資源運用與社會運動發展的關係，來理解虛擬社會運動(virtual movement)的特質。本文從學者 Giddens 的社會反思性(reflexivity)理論，作為研究虛擬社會運動的形式之分析概念。研究指出，新興的網路社會運動不只利用電腦網路(Internet)來動員支持者，更是用以建立一個行動者的虛擬連結，此一虛擬社會運動之組織的過程是當代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的新趨勢。

研究發現也指出，虛擬社會運動的組織過程，主要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個討論的空間(discursivity)，但討論的議題邊際(boundary)，常存著高度的流動性的。虛擬社運訊息動員的目的主要在於建立團體的認同(group identity)，此一團體認同的目標是建立虛擬社群的同伴感，因此，網路社會運動的行動目的不只在於實現運動所欲改善之目標。而此一討論空間的成立與否需視社運過程中，議題如何被普及並被社運成員賦予意義，例如本一研究中發現，保護民眾傳播權的議題，在台灣的無線電視興革的網運中，形成對話的課題，便具有網運主體性的發酵並普及於參與者之功能，亦即透過網路留言板的連繫，網路社會運動的討論空間因而得以成立，並成為語意動員上的語言邊際。

相關的研究發現也指出，網路社會運動著重於平民語彙的傳播方式，反應出網路社會運動的跨地方性(trans-localism)之傳播型態，此一溝通的形式，顯現網運參與者以日常生活的經驗作為建立網路社會運動的溝通語言，形成當代網路社會運動的特質。

關鍵詞：網際網路、新社會運動、虛擬社會運動、反思性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ovement: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 Taiwanese Virtual Movement

Chuan Yang Hs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nterne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s a tool used by social movements. It is used for a variety of purposes by these movements. The Website may be employed as a discursive place to demonstrate the social movements. E-mail management lists may serve as a recruitment channel for membership in social movements. However, can this sort of mediated campaign substitute for “real” social mobilization? May the Internet actually be used to create a new form of social movement? This debate, therefore, raises fundamental issues for deliberating about the roles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in modern social movements.

In terms of function of organizations, the study shows the virtual movement organization is an information provider and a mobilization vehicle as well. Secondly, in the analysis of the purpose of action,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virtual movement organization is combined with elements of discursive space. For instance, the declaration of alliance, means we should avoid overestimating the emancipating power of technology. Most importantly, the study indicates a new type of self-reflexivity emerging from such Internet-based social movements. In terms of the e-mail content, the virtual movement member uses a common language to implement the “movement.” Apparently, the element of reflexivity should not be uniquely limited to the inflexible purpose of a movement group. Instead, the social boundary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 in the virtual movement seems to be blurring.

Keywords: Internet, New Social Movement, Virtual Movement, Reflexivity



壹、緒論

網際網路已經逐漸成為社會運動動員的工具，它被使用於不同目的的社會運動形態，電腦網路的網站可能被用來刊登社運團體的宣示，而電子郵件的信箱可以被使用來招募新的支持者，但是這種媒介式(mediated)的社會動員可否取代實體的社會運動，是當今傳播與社會學者關心的重點(Castells, 1996)。進一步而言，以資訊傳播為主要形態的虛擬社會運動能否創造出新式的社會參與，也是關心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發展之學者所極欲探索的課題。

本文主要在於探討虛擬社會運動的組織型式，本研究是以學者Washbourne提出虛擬社運組織的語意性(discursivity of organization)之特質為研究的相關概念，對本土的網路社會運動進行觀察(Washbourne, 2001)。文章第一部分著重於理論架構的探討，內容將著重於新社會運動與文化領域建構的關係，本文是以Giddens所提出的社會反思性(reflexivity)為現象的分析架構；第二部分則分析網路傳播科技應用於社會運動的實証發現，從此些研究發現，筆者擬出一虛擬社會運動組織的架構，此一架構著重於以語意性的概念，討論虛擬社運的組織形式，最後研究者試圖以此架構，研究台灣的媒介改革社會運動之一：台灣傳播學生鬥陣之網站，以便理解虛擬社會運動的組織形態。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虛擬社會運動的組織形式在於提供資訊及動員的平台，以建立一個語言的空間；而在傳播的

形式上，相較於實體空間的社會運動組織，網路社會運動的進行著重於平民語彙的傳播方式，可將之視為一種參與公眾對社會議題界定的過程。

此外，相關的研究也指出，訊息的傳播途徑與社運的論域性的建立有關，而此一論域的成立與否需視社運過程中，社會議題如何被普及並被社運成員賦予意義，例如本一研究中發現，保護民眾傳播權的議題，在台灣的無線電視興革的網運中，便具有網運議題的發酵並普及於參與者之功能，亦即透過網路留言板的連繫，網路社會運動的論域因而得以成立，並成為語意動員上的語言邊界。

二 社會運動組織與文化政治學

實體社會運動的組織與社會運動的進展，主要是以組織在資源的取得之能力為主要的依據，但虛擬社會運動的組織，所依賴的是訊息傳播能力，其中造成組織資源概念變遷的原因，是在1970年代後興起的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Mayer and Roth, 1995)。社會學家Giddens認為新社會運動是研究現代社會反思性構成的一個重要對象¹，並且使集體行動上的討論從社會行動轉向上語言使用上的討論(Von, 2000)。在討論新社會運動與社會反思性關係之前，筆者擬就新社會運動的範疇加以定義，“新”“舊”社會運動的差別主要在於組織運動目標及組成上不同，從相關實証研究的發現中，傳

¹Giddens 對於反思性的構成之探討較著重於社會面向的討論，他指出透過新社會運動的理解，研究者得掌握社會結構與行動者之間的結構性關係，此一反思性的構成是人類社會行為的特質，而也唯有透過行動者的意義集結，人類的集體行動與結構產生互動。詳見 Giddens (1993).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UK: Blackwell.



統的社會運動是屬政治動員的過程，社會運動組織較著重於組織目標的達成，諸如工會運動或 1960 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 (civil right movements)，傳統的社會運動較著重於組織者 (organizer) 在實踐社會運動時的積極角色，誠如研究者 Freeman (1998) 的研究指出，“美國六十年代的黑人人權運動是極為全面性的，表面上是馬丁路德金恩主導了阿拉班馬州蒙哥馬利市的抵制公車事件，這個事件因而得媒體廣泛的報導，但真正的組織者確是 E. D. Nixon” (p. 451)。基本上，就資源動員論者的觀點而言，傳統社會運動的目標在於透過組織的動員以積極地實現社運組織所設定的目標，誠如 Mayer and Roth (1995) 所指出，透過組織的動員，傳統的社會運動關切的是組織的內部發展、動員資源的能力以及對決策單位的壓力以取得協商的空間，至於其所欲傳達的意識形態或集體認同，較非傳統社運組織者所關心的地方。

但是，由於社會運動的變遷，組織此一資源動員論的基礎概念，已經無法有效解釋當社會運動的多樣性及動員型式。一方面是因社會運動的進展日趨全球化，Peteet (2000) 的研究指出，全球分散式 (diasporic) 的難民文化已然成為巴勒斯坦反抗運動的中心特質，他指出，“因著其多層面的地理及文化的散出口，全球分散的反抗運動已經提昇了巴勒斯坦反抗運

動的跨國認同，巴勒斯坦人也因而在此一基礎下尋求更大的結盟” (185)。因而一種去中心化的社會運動形式已隱然成形，傳統的社會運動論者強調社運組織在政治動員過程中的重要角色，但新社會運動 (new social movement) 理論的提出，已經對日益複雜的社會運動現象提出新的見解。

新社會運動理論的見解主要視社會運動的目標在於文化認同面向的定義或澄清而非政治面的實現與對抗，是屬於文化領域如性別、環境與地方認同等議題的抗爭。新社會運動源於 60 年代的環境保護運動，新社運不同於傳統社會運動的組織資源理論，新社會運動者的可以運用的資源事實上是大眾媒體，亦即新社會運動不再大量地依賴組織作為動員的基礎，而是對資訊傳播途徑的掌握。

相對於傳統社會運動，在定義上，英國社會學家 Giddens 將新社會運動視為一種 “生活領域的政治” (life politics) (Bagguley, 1999)。Giddens 主張新社會運動可以被視作為一種刺激對既有社會體制反思的一種社會現象及行為，此一互動過程所產生的社會反思性是公眾或社會行動者 (agent) 與既存社會結構 (structure)，進行對話之所在，亦為當代社會中維繫文化領域自主性之所在。

三 社會運動與網際網路

網際網路應用於社會運動的領域被視為是一種新的文化定義權之形式，也是建立新的文化領域之工具之一。從提供一些網站的連結到連繫社會共同旨趣的團體，網際網路在傳散資訊的功能上都扮演著極

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虛擬社會運動也促使一些社會運動學者重新思考社會運動的動員形式。首先，由於主流商業媒體的全面掌控，社會運動團體極欲建立本身的發聲管道，在一個海外印度留學生社群的研究中，Mitra (2001) 指出，網際網路的使用並非意謂著支配團體與被支配者之間



的統治關係將被重新安排，而是，而是網路使被控制團體不為支配階級“系統性”地消音，網路也因而成為社運組織的發聲管道 (p. 46)。

一項民族誌分析 (ethnographic analysis) 的研究也指出，網路的使用有效地擴張了生活世界 (life-world)，網路所構成的世界可被規劃為一公共領域，此一領域將可對立於早被政治與商業力量侵入的領域，一如 Bakardjieva 及 Smith (2001) 提出，欠缺民主啟蒙上的對策，失去言論自由環境的網域空間，將迫使公民淪落於全面的消費洪流之中而無法自停，此一消費領域是充斥著政治或經濟勢力上的欺瞞 (p. 81)。

除了網路在社會運動組織的應用之外，網路也被使用於文化領域相關的運動之中，網路使得有共同旨趣的民眾得已相互連繫而擺脫地域或族群上的偏見，在菲律賓，一個知名的網路社群 Cyber Barangay 應用了次文化的概念統合了已經分散各處的群眾，菲律賓學者 Sy (2001) 指出，利用籃球比賽，資訊科技已經重新建立了菲國的國族感，此一想像的社群 (imagined communities) 過去早被地方山頭主義或族群忠誠感所侵蝕 (p. 301)；除此虛擬社群的成立之外，公民運動組織也應用網路來為公眾建立議題，此一方式有可能以一種審議式傳播 (deliberative communication) 來取代代議政制 (Coleman, 1999)。

Washbourne (2001) 認為，透過水平式的傳播形態，網際網路正在創造一種新的社會運動，就喚起公眾對公共議題的知曉而言，虛擬動員所使用的傳播方式是不

同於傳統社會運動的。Washbourne 主張用跨地方性 (trans-localism) 來理解新的社會運動形態，跨地方性是指一去中心化 (decentralized) 的傳播形式，傳播網路的連結是透過邊陲的團體相互連結，而非一種由中心向地方加以傳播的溝通模式，此一資訊的傳播形式因而造就了新的社會運動的方向。他進一步地指出，資訊科技喚醒了環境保護的相關議題，此一環境公民意識的興起不單只是帶來對公共政策的討論，也進一步對應了地球之友 (Friend of Earth, FoE) 的全球價值 (globalist value)，我將如是的過程，即起源自地方但動員的資源不僅限於地方，稱為跨地方性 (p. 141)。

綜合以上研究可知，社會運動組織如何運用網路傳播科技來進行社會運動與動員是一項值得探究的問題；此外，以往以社會運動的形式所構成的社會反思性 (reflexivity) 在虛擬動員的形式中，以何種路徑來進行也是社會運動極欲探索的一項課題。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於探究虛擬社會運動的資訊傳播形式，而此一傳播形式如何連結在社會的反思性，以理解網路社會運動主體性之建構過程。以下文獻探討，筆者將概念化虛擬社運的傳播形式，以對虛擬社會運動加以定義並進行操作；其次文獻也將討論在虛擬社運的形式中，社會運動參與者如何在網域空間中，建立網路使用者之間的成員同感 (membership)。

四 虛擬社會運動的組件



學界人士主張傳播科技的發達已經轉變了社會運動的組織與動員的方式 (Castells, 1996; Diani, 2001; Tambini, 2001)，相對於傳統的社會運動，虛擬社運主要是以利用網路做為傳達活動訊息的工具，其中所損耗的成本較少，並可達到資訊告知上的功能；其次，因著網路的互動特性，虛擬社運可以被用以社運主導者與一般民眾的連絡管道，相關的資訊也可被用於影響媒介的議題，而在一個民主社會中，虛擬社運更可以促進審議式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 的進行，以補充代議民主的不足，以下筆者擬以國內外相關的文獻來說明虛擬社會運動的特質。

四之一、虛擬連結

對社會運動的主事者而言，如何擴大其會員基礎往往是社會運動的目的之一，即虛擬社運與資訊的動員有關。一般而言，資訊的動員常以 e-mail 或 chat room 此些工具來接近社會運動的成員，例如，在一個英國環保團體的網站研究中，一名研究者指出 e-mail 此一系統有助於成員分享彼此的經驗 (Washbourne, 2001)，相對於大眾傳播的模式，為了建立一個有效的傳播形式，電腦中介傳播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在其中發揮了關鍵性的功能，一如 Coleman (1999) 的研究指出，電腦中介傳播的多對多 (many-to-many) 傳播模式，不同於大眾傳播的一對多 (one-to-many)，允許具經驗性的知識回復到在社會傳播中應有的位置，一種指導性或微詢性的地位，這樣的傳播形式有利於溝通的成員就既有的認知基礎上提出討論，一樣地，也可對相關的知識，提出請問 (p. 208)。質言之，e-mail 的系統是一個有效的工具去

運員組織內部的成員，而不需透過面對面的接觸，而此一特質使資訊動員在本質上與實境的社會運動脫鉤。Picherill (2001) 主張，相關的研究已經証實，不需透過面對面的接觸，電腦中介傳播是足以動員社運組織中的成員 (p. 164)。

進一步地討論，資訊動員創造出一種混合的 (hybrid) 社會環境，在此一環境中實質與中介的傳播形式是共存的。Sypher 與 Collins (2001) 主張，相較於其他類型的行為，科技較能重新安排社會活動或傳統性社群，因著科技的能力，科技可以創造出一種另類社群，而此一社群是無法存於非中介性的傳播情境中 (p. 198)。

綜而言之，為了理解資訊動員如何運作，社會運動組織如何應用資訊科技來聯結成員是研究的重點，準此，為了要探究此虛擬聯結 (virtual association) 的特質，社會運動成員用以聯絡彼此的電子郵件，應是探索此一傳播形態，聚焦之所在。

四之二、傳播資訊與虛擬動員的組織

不同於建立新社會運動，其資訊的傳遞在於建立的認同，虛擬動員的資訊架構在於建立成員一個穩定的支持協商體系 (constituency)，亦即一種意見交換的平台，此一傳播形式不同於前項連絡之功能，以下將說明之。

相類同於實體社會運動的組織，虛擬動員的資訊平台應具備高能力傳播資訊與新聞的能力，根據 Diani (2001) 年的研究指出，資訊傳播科技在社會運動過程中所形成是一股支持的公民團體而非創造一種特有的認同基礎，他指出，相一致於社運人士的專業結構，社會運動的支持團體



是分散而未被組織的，但這些相關團體與社會運動團體就某些議題已具備類似的關點，因而，相對地，虛擬動員團體就不需要去營建強烈的認同去號召群眾，同時也以較低的成本去接近社會上的潛在支持者，因為這群民眾並無需特定的誘因去動員(p.123)。

除此資訊平台在穩定支持者的功能，虛擬動員組織也借此一平台進行議題的討論，以便影響社會政策。例如，運用討論組群或常見問題(Frequent Question and Answer, FQA)的型態，可以對相關的社會議題提出見解，並對面對相同問題的民眾提出解答，一項義大利網路團體的分析中，Tambini (2001)的研究指出，討論組群的版主有權決定討論的主題並準備 FQA 的題目，並可編輯或去除留言，以此等方式來影響議題 (p.252)。而科技元件的設計及 FQA 或討論組群上的介面是否可親近性，會影響虛擬動員對議題設立的程度，Tambini 表示，事實顯示在內容可近性與議題設定效果之間，明顯地存在著交易性關係(trade-off)，亦即，使用者介面愈加容易親近(friendly)，議題設定的功能就愈明顯 (p.253)。

四之三、公眾的注意與虛擬動員的資源

超連結 (hyper-linking) 是虛擬動員的資源，而此一資源可吸引感同身受的民眾或相關社會改革團體的支援。整體而言，為了挑戰商業化主流媒體的誤導，虛擬動員旨在建立一個有效的傳播管道，首先，虛擬動員皆在抗爭主流媒體的誤導，並提出另類思考的觀點。例如，在〈The power of identity〉一書中，學者 Castells (1996) 指出，墨西哥社會運動

組織 Zapatistas 成功地運用網路與傳真機將墨國政府的腐敗與社會隔離的政策公諸於世。延續社會運動的發展，可以說是網路科技最大的功能，如同 Fortier (2000) 強調：現今，即便有主流媒體的壓制，虛擬動員持續地提出對抗性觀點，可說是對社會改革團體的後勤支援至為重要，經由科技的善加利用，更為重要的是虛擬動員產生了政治上的平衡，利用不同的傳播科技或網路功能，虛擬動員提出了相關對案 放大了資訊的流量，也對抗了社會中無所不在的監督體系 (p.464)。

其次，對於社會運動的外圍民眾，擴大的結盟有助於對抗資本社會中的消費洪流(consumerism)，Diani(2001) 指出，電腦中介傳播引入社會運動領域，最有可能的結果是，是將社會間對社運主題感同身受的民眾，引導入一個高度互動的虛擬社群，以增加社會運動的共感基礎 (sympathizers' basis) (p.123)。資本主義中講求作秀(spectacle)的消費洪流，也將因虛擬動員所帶來的審議式溝通方式，而有所消退。一如 Tambini (2001) 的觀點指稱，消費洪流也日漸侵入政治的領域，有相當大的比例的公民資訊是由商業廣電媒體來傳送，這使得原本應明思慎辨的民主機制成為一種作秀式的叫賣政治，有學者稱之為消費觀的政治學或誇張作秀的政治，但因著網路傳播科技的到來，這些問題可以度重新審度，而國家、民族與公眾之間的關係可以再協商(p.243)。

綜合以上的觀點，就社運組織的目的與資源而言，筆者擬以訊息的傳播形式來區分社會運動、新社會運動及虛擬社會運動的差別：



	社會運動	新社會運動	虛擬社會運動
組織目的	爭取奧援	形塑認同	形成討論
組織資源	支持者	媒體	資訊

表一：傳統社運 新社會運動與虛擬動員之比較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旨在回答虛擬社會運動的特質，並以網路的討論空間(discursivity)，來分析此一特質，而從以上社會運動組織與文化領域的構成中的討論中，研究的問題擬以以下二個子題目來回答：(一). 虛擬社運的是以何種形式來組織的？(二). 虛擬動員的行動目的與社運主體性的建立，又以何種形態進行？

五 研究個案：傳播學生門陣

本研究的焦點是社會運動組織如何利用電腦網路進行虛擬動員的組織形式及其特質，而其反思性的建立又如何連接至此一組織形態上，本研究將以台灣無線電視改革運動中，傳播學生門陣(以下稱傳學門)所架設的網站為主要的探討對象，在此筆者擬簡要地說明台灣無線電視改革社會運動的背景，在台灣，由於長時期廣電媒體被執政黨所控制，廣電媒體的改革在過去十年來一直是一項顯著的社會運動議題，在 80 年代末期，是地下電台的運動，此一時間的社會運動主要是以地下電台與有線電視第四台業者為主，其運動的目標主要在於彰顯執政黨掌控廣電媒體資源上的不公(陳雪雲, 1998)。在 90 年代的中期，比較明顯的媒體改革運動是推動公共電視設台運動，此一時期的主要行動者是校園學者與文化團體，其運動的目的在於抵擋商業電視台代表的封殺，以確保公共電視的設定，在 2000 年之後，廣電改革運動主要是由無線電視民主同盟(無盟)來進行，其運動目標則在於監督政府的廣電媒介政

策，所屬的傳播學生門陣是其組織之一，此波社會運動是以國內傳播院校的學生為主，並輔以電腦網路傳播來延續廣電媒體改革的運動，本研究即是以傳學門的網站內容作為虛擬動員的探討對象²。

本研究的研究策略是以質性方法來探討傳學門媒體媒體社運之虛擬動員的形式，並由此一形式中觀照社會反思性成立的途徑為何？本研究的樣本是以理論抽樣法(theoretical sampling)來取得，研究的觀察對象是傳學門的電子報及留言板的內容。

根據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方法，觀察樣本取樣的過程在達到理論飽和時，亦即樣本已經無法再提供額外的訊息時，即應停止取樣(Strauss and Corbin, 1998)，本研究樣本的觀察起於 2000 年的 9 月 5 日止於 2002 年 3 月 6 日，共觀察分析了 60 則的電子 e-mail 及 10 分電子報。

六、 研究發現

基本而言，本個案的發現指出，台灣的網路社會運動以一種類似 Washbourne 所提的組織型態來進行社會運動，綜而言之，網路社會運動的本質在於組織一個討論空間，而就虛擬動員的行動目的而言，

² 傳播學生門陣的網址為，enews.url.com.tw/scs.shtml，本研究在網頁內容部分，觀察進行時間為，2000 年 9 月 5 日到 2001 年 12 月 18 日；電子留言板的觀察是在 2000 年 9 月 5 日到 2002 年 3 月 6 日之間進行。



討論空間的成立與否，則須視社會議題導入的程度。

六之一、虛擬社運的資訊傳播

從傳學門的網站資料的分析中，電子報內容則以提組訓或教育的資料以作為虛擬社運的基礎，充分發揮資訊在社會運動中作為溝通平台的功能。因此，虛擬社運的組織形式之一，在此一個案中，同時具備連結成員及建立溝通平台的功能。

在相關的電子存檔中，資訊的內容指向建立溝通平台上的意義，如下述一分的電子報(傳學門,2001年12月16日)所示，

打造公共領域 在此一舉

媒體原本扮演的是人民參與民主政治，履行公民角色、打造公民社會的利器，因此政治力想要操弄它不足為奇，而且往往也顯而易見，也同時使得民眾認為只有黨政軍的勢力必須加以剷除，但是商業的力量往往才是最陰柔且隱而不見的操弄力量，希望讀者能從上面的文章更清楚的了解傳媒去私有的重要性，是的，傳媒不只是產業，更是文化，希望大家鬥陣向前行，打造公共領域在此一舉。

在傳學門的電子報內容的分析中，也可發現虛擬社運作為資訊平台的特質。如在創刊號的電子報中，電子報的內容清楚地表達中其行動的目的在於建構一個思辨的空間。

媒體的重要性在於公器性格，今天大家所反對的，就是任何私人的佔用，賴國洲莫名其妙被王金平運作上壘，那就是大家所最不能接受的黑箱作業。如果人事任命的過程是開放，公眾才有置喙空間，媒體的公共性格也才能得到保障。官股媒體之所以還能被大家揚揚沸沸吵成一團，那是因

為政治勢力控制媒體之害已然被證明，這樣的抗議具有正當性的緣故。(傳學門，2000年9月5日)

此一虛擬社運中，傳學門的網站也扮演著類似媒體的角色，諸如，鼓勵民眾參與募款餐會、非主流音樂會或大學的研討會等，充分發揮虛擬社運作為資訊平台的功能，在一分反對美國侵略伊拉克的電子報特刊中，傳學門組織呼籲其成員參與一項在台北展開的反戰運動；此外，因成大學生因使用MP3而遭到檢調單位搜索時，傳學門也籲請學生參與一項音樂會，以便支持MP3下載音樂是合於著作權法規的規定。

當然此一資訊平台的功能也得助於媒體記者的政治觀察，一位政治記者對台灣2000年政黨輪替後的台北政壇提出了觀察，在電子報創刊號的《〈小巫論壇〉》中，他表示：

只是民進黨樂得順道 提早落實阿扁縮短工時政策，民進黨本來和產業界就較無淵源，反是國民黨可能得罪資本家，勞工團體也不見得會感激？更遑論緊接在後，老人福利津貼條例案，國民黨可能提出的加碼版本，存在更大爭議。

陳水扁方面未建立良好協調機制，全民政政府下民進黨的行政、立法黨政關係，其實矛盾頗多，不過作為先走棋者，國民黨反讓民進黨輕鬆應戰，民進黨團幹部批評國民黨團見獵心喜，並不害怕國民黨團的逼戰，先前來回五手棋，是亂局？還是為民？這盤政治棋，到底是藍棋，抑或綠棋五子先連成一線？

由以上的文字中可知，虛擬社運所欲建制的討論空間(discursive space)其內



容並不自限於運動的目標—即廣電媒體的改革上，而是在其他的議題上進行連結，使議題的邊界有所跨越。諸如，一位大學教授在傳學鬥的網站反省環保運動的主體性，他說，「這個環境價值(貢寮鄉民反核四建廠運動)形成的社會過程，其實是彌足珍貴的，近年來環境研究中，所強調的公民法庭(citizens' jury)、深度群體討論(in-depth group discussion)等整合環境價值觀的機制，它們所強調辨明(argumentation)以及深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概念是為了矯治公投等「形式民主」所導致的缺憾」(傳學鬥，2000年9月5日)。

一個在虛擬社運中普遍的現象是具資訊或教育式題材大量地出現在網頁的電子報中，在2001年3月21日，一分針對有線電視法解除系統產權管制的抗議書，長達兩個頁面；此外，傳學鬥的成員也應用電子報來“組織”讀書會。讀書會是對某些傳播專書進行研討，而其討論的地點常是利用咖啡店這樣較便利的空間，因此，讀書會的組織，在虛擬社運的行動中，是扮演著臨時任務編組與徵召新成員的功能。

六之二、虛擬動員的行動目的分析

在傳學鬥的電子留言板的內容調查中，部分的內容還是以建立起團體感(group identity)為主，也就是留言板的內容主要是以情緒性的表達或問候為主，譬如新年的祝賀或對政治事件的嘲諷，在虛擬動員的形式中此一團體感的建立並不類同於實體社運中人民的集結在於展示一種理性的思辨場域，此一場域被視為啟蒙的場所。虛擬動員的留言系統主要還是在於形成彼此相挺的內容型態，譬如在一分

留言中，傳學鬥的成員寫道³：

祝傳學鬥所友讀友 新年快樂 馬年事事如意 (2002年2月8日)。

又如名為黑面的人留言，

教改！叫改！不如自己改！一個超世紀宇宙無敵的國文版本 (2002年2月25日)。

而一分分享教育心得的e-mail中，而在分享的過程兩人的身分變成更明確了，而這樣的溝通形態也說明了虛擬動員在召募潛在支持者的方法。如在傳學鬥的留言板中，社群使用者研哥說道，

還有一點，為了對於敝校政治系的批評以示負責，我的名字是林為治，在我的感覺上，有部分教授只追求自己的學術地位，而後，又用些冠冕堂皇的話語來編織自己美麗的衣裳，但是，在學術著作上與實際行動上又不去努力..，明明執政黨的方向走偏了，卻又不在課堂上討論，只輕描淡寫一筆帶過。(2002年1月28日)

針對研哥的發言，一位署名為白雄的成員回覆道：

老師跟學生本來就是天生對立的兩面呢，不只階級有別，收入，知識都有差距，我們唯一擁有的，也是唯一勝過他們的，或許就是我們其實一無所有，也因此可以集結，可以吶喊... (2002年1月28日)。

雖然，留言板的系統主要在於建立團體感，突發的社會事件卻可以成為虛擬動員的基礎。在本研究期間一件有關於原住民傳播權益的社會事件，使e-mail的系統成為討論媒介改革的場所。

在2000年10月，傳學鬥為了聲援原住民馬賴而進行了一次網路運員的行動，在20封e-mail的信函中，可見e-mail系

³ 在本研究中為顧及社群使用者的隱私權，所有的資料是以匿名的形式出現。



統在虛擬動員過程中的功能⁴。

例如，一分 e-mail 說出，社會正義的重要，馬賴是對的，他是在憲法保護下，他有言論自由的權利，人民有權去保護他們的部落和財產，讓我們與他站在一起維護社會正義。

在另外一分 email 中媒改成員署名為秦的成員，表示：

由於欠缺地方電視系統，我們呼籲政府應該重新審議國家的電視政策，馬賴的部落是被主流媒體所孤立，對一個缺乏地方媒體的居民而言，馬賴的作為是在支持他部落的媒介接近使用權（2000年10月31日）。

而在此次虛擬動員中，也有社會改革團體應用此一網站發散作用，進行相關的文字動員，一名反核成員在留言板中表示，很抱歉打擾了各位，我希望你們可以參加在本月12日的反核遊行，謝謝，請與我們連繫，網址

為：hef.yam.org.tw/1112/index.htm。
（2000年11月7日）。

事實上，一些相關網站的連結，往往可以促進社會反思在網路動員中的加溫，而這樣的反思性，事實上又得助於橫向連結的現象來加溫，此一部分將在下一節中說明。簡而言之，虛擬社會運動之主體性的成立，仍有賴於與外界團體的對話網路科技的潛力仍社會的大環境產生互動。

六之三、虛擬動員的資源分析

在水平連結的傳播形式中，虛擬社運

如何運用相關的資源，是本研究所欲探究的研究問題之一，在虛擬動員中，相關資料顯示，虛擬社運所建構的反思性並非以其本身的能見度為主，而是以超連結的形式來進行反思性的延續，在本研究的發現顯示，就虛擬社會運動的水平傳播的面向而論，其面向較著重於草根團體的結盟。

在本研究觀察時間，傳學門主要連結的網站是南方快報網站，南方快報是一個文化自主運動的網路，該網頁主要是以社區自主的角度來反思，台灣媒體普遍存在台北文化霸權的現象，南方快報的內容主要是以媒介批評的角度來建立南部文化的主體性，而就如上的連結回應了，美國網路研究者 Pickerill (2001) 的看法，他指出，電腦中介的傳播模式已經改變了虛擬動員的認同基礎，也就是說跨運動 (cross-movement) 或 跨文化 (cross-cultural) 影響了社會運動的認同與結盟的心緒 (feeling of solidarity)，這樣的現象也指出了全球化的新意象，在這樣的全球連結下，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可以在網路的連結中，指認出傳播與其社運主旨相類同的網路群體。

在以上的研究發現中可知，虛擬社運所運用的資源是網路上的相同旨趣的團體，而此一連結的路徑已經不同於新社會運動中運用大眾媒體與援的力量，而是在網路世界上的社會改革團體，在全球化的環境中，此一聯盟的路徑可能走向全球的串聯。以下筆者將在結論的部分總結虛擬社會運動的資訊平台、連結形式與電子留言板與社運主體性的關係。

⁴ 根據聯合報的報導，馬賴拍攝了一卷錄影帶以說明部落在颱風之後的受損，他並將此一帶子交給當地員警，以便請求緊急救援，但是當地警察以內容與事實不符將他逮捕，並科以罰金6000元（聯合報，2000年10月14日，第20版）。



七、討論：討論空間與社運主體性

如果網際網路是資訊社會中訊息傳散的基盤，從科技的觀點視之，一個根本性問題是：網路傳播對於社會運動的衝擊為何？Washbourne 以跨地域性 (translocalism) 來說明網路社會運動所形塑討論空間 (discursivity) 之特質，本研究的發現也回應了此一見解。如同 Castells (2001) 的論點，“社會運動在網路社會的基本形構在於補充自工業社會以降日益鬆散的政黨與工會組織，Castells 以美國的獨立媒體中心運動 (Independent Media Center, IMC) 為例，來論證他的觀點。IMC 是一個反全球化的社會運動組織，此一“組織”並無永久的組織或中央指揮系統，也沒有一個普遍性的運動目標，它是建基於一個網路傳播為骨幹的虛擬社會運動形式，本研究顯示，虛擬社運的組織形式，就台灣本地的經驗而言，並不只於 IMC 的純粹是個資訊平台的角色，無線電視改革組織—傳學門網站，是個資訊提供者也是社會運動組織的單位，Diani (2001) 主張，虛擬社運組織是一個高能量的資訊動員團體，相似地，傳學門的 E-mail 系統便是一個動員的單位，透過此一“討論空間”的建立，傳學門與民間社會團體得以連結。

其次，虛擬社會運動的行動目的而言，其目的主要在於建立討論空間，路徑是不同傳統的社會運動的，在 Washbourne 所提出的 trans-localism 概念之探討上，在本研究中也顯示議題的對話，是由下而上的過程，而非由網運主導者來掌控。理由是虛擬社會運動的成員在網路進行溝通或“意義動員”時並不時時以外部結構的政治語言進行連結，相反地，其

參與者常是以日常的語言，來建立彼此的連結，亦即成員間的同伴感的建立與抽象的政策語言具有相同的傳播功能。在 Giddens 的理論中也指出語言傳播在形成集體行動上的意義，社會運動的行動者常以受制結構的溝通形式，行動者較易受主流媒體所制，此一社會結構的制約，在當今的網路社會運動的進展中，較不易發生。但值得注意的是，虛擬動員的平民作風的溝通形式，是否能有效持續成為網路社運的資源，實有待進一步地觀察。

本文要強調的是，本研究並非在於以科技決定論來論述網際網路即將取代實境社會運動，也就是吾人不需高估資訊的解放功能；相反地，虛擬社會運動的進行，仍有些部分需與其他社會運動組織進行對話，如此才能擴大其社會改革的資源，本研究的相關發現指出，虛擬社會運動組織的在討論空間功能之成立時，仍有賴與其他社會改革團體的連結。在台灣本土經驗顯示，在進行行動的結盟時，取得大眾與相關社會改革團體的奧援之後，有助促進討論空間的形成，社會運動的主體性將較為確立。

最後，筆者建議，網路動員的進行，因涉及了資訊平台、成員的連結及可資運用資源等因素，其過程將較為繁複，而此一過程影響虛擬社運的特質，也影響了其社會運動組織形式。如本研究發現〈傳學門〉利用小規模的讀書會形式來進行社會運動的功能。因此，相關的研究可置放於網路社會運動形態如何轉化社會運動團體的組織架構之討論上，而轉化的組織結構如何維繫其在文化領域的自主性，這將是未來研究者可進一步探究的地方。



〈參考書目〉

- Bagguley, P. (1999) Beyond emancipation? the reflexivity of social movements. In M. O'Brien, S. Penna, and C. Hay, (Eds) Theorizing Modernity (pp.65-82). New York: Longman.
- Bakardjeiva, M. & Smith, R. (2001) 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 in New Media and Society 3(1),67—83.
- Castells, M (1996) . The Power of Identity . London: Blackwell.
- Castells, M. (2001) . The Internet Galaxy .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 Coleman, S. (1999) . Cutting out the middle man: from virtual representation to direct deliberation. In B.N. Nague and B. D. Loader, (Eds) Digital Democracy: Discours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p. 195-210) New York: Routledge.
- Chen, S.Y. (1998) . State, media and democracy in Taiwa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 20, 11-29
- Chin, S. (1997) .Broadcasting and new media policies in Taiwan. In A. Sreberny-Mohammadi et al (Ed), Media in global context. (pp.78-94). London: Arnold.
- Diani, M. (2001). Social movement networks: Virtual and real. In Webster, F. (Ed),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p.117-128). New York: Routledge.
- Eder, K. (2001)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and the democratic order: Reorganizing the social basis of political citizenship in complex societies. In C. Crouch, K. Eder, and D. Tambini, (Eds), Citizenship, Markets, and the State (pp.213-23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eeman, J. (1998). On the origin of social movements. In J. Macionis (Ed), Seeing ourselves (pp. 411-454).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 Fortier, F. (2000). Virtual communities, real struggles: Seeking alternatives for democratic networking. In M. Gurstein (Ed), Community Informatics: Enabling Communities with Information. (pp.446-469). London: Idea Group Publishers.
- Giddens, A. (1991). Structuration the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C. Bryant and D. Jary (Eds), Gidden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a Critical Approach. (pp.201-221). London: Routledge..
- Mayer, M. & Roth, R. (1995)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to Post-Fordist Society in M. Darnovsky, B. Epstein, and R. Flack (Eds), Cultural Politics and Social Movements. (pp. 299-319).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 Press.
- Mitra, A. (2001). Marginal voices in Cyberspace. New Media and Society , 3(1),29—48.



- Pickerill, J (2001). Weaving a green web: environmental protest and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Britain. In F. Webster (Ed),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p.142-167). New York: Routledge.
- Peteet, J. (2000). Refugees, resistance, and identity. In J. Guidry, M. Kennedy, and M. Zald (Eds),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pp.183-209). Michigan: Univ. of Michigan Press.
- Strauss, A. and Corbin, J.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London: Sage
- Sy, P. (2001). Filipinizing 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digital power. In New Media and Society, 3(3), 296—312.
- Sypher, H. E. & Collins, B. (2001). Virtual –online communities: How might new technologies be related to community? In G. J. Shepherd and E. W. Rothenbuhler (Eds),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pp. 191-200). New Jersey: LEA Publishers.
- Tambini, D. (2001). The civic networking movement: the Internet as a new democratic public space? In C. Crouch, K. Eder, and D. Tambini (Eds), Citizenship, Markets, and the State. (pp.238-27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tson, J. & Hill, A. (2000) The Dictiona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London: Arnold.
- Washbourne, N. (200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new forms of Organizing ? In F. Webster (Eds)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p.129-143). New York: Routledge.
- Yon, D. (2000). Elusive Culture: Schooling, Race, and Identity in Global Tim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